

随笔·乡村纪事

姥姥家的童年

□韩月琴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许多快乐时光是在姥姥家度过的，那些时光像璀璨的金子，闪亮了我美丽的童年。

番茄园的乐趣

姥姥家在高庄，距离我家大约有五里路，小时候，他们村里以种植番茄为生，家家户户都有大片的菜园，菜园里种着大片的番茄。村里人总是春节前就把番茄苗培育好，待到麦收时节，番茄就大面积成熟。每当这时候，学校就放暑假。放了假的我就成了看管菜园的最佳人选，因此每到番茄成熟的季节，我都会去姥姥家住上一段时间。

早饭后，姥姥洗洗涮涮收拾停当，一家人就各做各的事去，我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对于我来说，看管番茄是再惬意不过的享受。到了菜园，先去园里转一转，挑选个儿大、鲜红的番茄摘几个下来，坐在地头小屋前的板凳上，大口大口吃着酸酸甜甜的番茄，大快朵颐之后，开始心满意足地在菜园里寻找另外的乐趣。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一块菜园足以带给我整个夏天的快乐。最吸引我的首先是遍布菜园四周各种姿态的小野花，她们带着早晨微凉的露珠，仿佛炫耀一般，尽情展现着她的美。这儿掐一朵，那儿折一枝，不一会儿，手中就已折好一大束颜色不一、姿态万千的野花，越看越喜欢。除此之外，最有趣的就是捉蝴蝶了，有野花的地方自然就有许多蝴蝶，用衣服扑，用手抓，用花朵引诱……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能捉住一只就是最大的收获。折腾半天，又累又渴，再去番茄地里转一

转，顺手牵羊摘几个番茄拿到地头，这次不立即吃了，而是先去地头的井里打上来一小桶水，从井里新打出来的水凉丝丝的，把番茄放进凉水桶里冰一会儿，冰过之后的番茄吃起来更加爽口。至今回忆起来，那酸酸甜甜的味道依然令我满口生津，回味无穷。

对姥姥的“昵称”

我的姥爷一共有弟兄三个，我也因此有了三个姥姥。为了便于区分，年幼的我就自作主张地给她们分别取了别致的“昵称”：个头最高的姥姥，我叫她“高姥儿”；身高在中间的姥姥，我称她“中山(间)姥”；个头儿最低的是我的亲姥姥，我就毫不避讳地称她“低姥”。这样一区分，叫起来方便多了。没有人明显支持，也没有人强烈反对。慢慢地，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这一叫法，逐渐习以为常了。

这样过了几年，二姨家小我几岁的表弟也自作主张地给我们的“低姥”取了个与众不同的昵称——“小姥”。当他得意扬扬地去喊“小姥”时，却换来了令我们莫名其妙的一巴掌。“小姥”的称呼只使用了一次就黯然退场，“高姥”“低姥”“中山姥”的称呼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年岁渐长，后来当我们终于慢慢明白了表弟挨巴掌的原因时，都忍不住笑了。

现在我的三个姥姥依然健在，只是她们年事已高，不知道是否还记得这些岁月深处的陈年旧事？转眼间，这些事已经过去许多年，我也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母亲，藏匿在久远岁月里的这件趣事，渐渐变成了生命长河中一粒粒不起眼的沙子。这些细小平凡的沙粒在阳光的照耀下一样能发出璀璨的光华与色



诗歌·紫陌红尘

彩，一样能辉映我五彩斑斓的童年。

铁盒里的“宝贝”

姥姥睡觉的木床下面，放着一个铁皮盒，里面放着很多宝贝，这个秘密是被我无意中发现的。小时候我很淘气，姥姥家的每一间屋子，都被我“地毯式”搜了个遍，无意间就看到了姥姥睡觉的木床下面放着一个铁盒，铁盒是方的，还生着锈。这样一个破盒子，会放的什么东西呢？于是，我悄悄打开了盒子，果然没有什么名贵的物什，只有一些小铜钱和圆珠子。“肯定是姥姥年轻时候的铜钱没有花完，现在跟废铜烂铁没有什么区别。既然没用了，不如我拿一些玩玩。”尽管我给自己找了一些充足的理由，可毕竟不是光明正大地“拿”，我还是有些心虚。没敢多拿，只拿了几个，就把盒子放回了原处。后来，铜钱被我用来做了鸡毛毽子，珠子被我用线串起来做了耳坠。没过多久，就全都弄丢了。就这样，一铁盒的珠子铜钱被我隔三岔五洗劫一次，不知道经过了几次这样的劫难，那个铁盒终于空了。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当年铁盒里的那些珠子其实是玛瑙！

岁月虽已远去，记忆却像昨天。隔着遥远的时空，每每回忆起这些陈年旧事，总会有美丽的情愫盈润心底，总会有深深的感慨落在心头。

我即将动身返乡(外一首)

□李季

我即将动身返乡
请转告大雁和我一起启程
和我一起放下
异乡的雨水和经年的伤痛
请转告门前的楝树
再布置一场花事
请转告坡上的枯草再次返青
请转告飘远的炊烟再飘回来
请转告走失的花猫找到回家的路
请转告童年的黄狗再活一次

故乡是大地的中心
请转告漏雨的老屋
和地下沉睡的父母
我或许明天回去
或许永不能再回去

风吹起尘埃深处 些许的忧伤

风来了
先吹动所有的树叶
无数双殷勤挥动的小手
风来了
吹开豆角花，黄瓜花，芝麻花
以及牵牛花和栀子花
风吹弯了父母坟头的青草
吹皱了一池绿水
吹起尘埃深处些许的忧伤

我无法测量一阵风
与另一阵风的距离
中间有多少往事和乡愁
风把我的心吹得空空荡荡
顺便把我的影子送回老家
挂在门前的晾衣绳上
一件打满补丁的旧衣衫
在无人的院子里
飘啊飘

随笔·往日情怀

进城记

□杨爱民

40多年前，我第一次进城，还是和哥哥一起。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那天放学回家，却发现家里铁将军把门，不见母亲。去隔壁分开过的爷爷奶奶家询问，奶奶冷冷道：“你妈进城吃好的去了！”一听这话就知道，妈又和爷爷奶奶拌了嘴，进城找爸爸诉苦去了。

我无奈走回自己家，蹲在大门外等着。这时，肚子不争气地咕噜起来。哥哥回来了，斜挎着爸爸用旧了的军绿色书包，我瞥一眼这个12岁的“浪荡仔”，没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帮助。

“怎么蹲在这儿小妹？走，回家。”“家里没人。”“妈呢？”“进城找爸了。”

他思考了片刻，说：“走，哥带你进城找爸妈去。”我怀疑地看着他：“天就快黑了，怎么去呀？”

村子离县城20多里地，对我们小孩子来说，那几乎是到另一个世界的距离，那时候，我们连公共汽车都没见过呢。爸爸倒是有一辆人人羡慕的自行车，其他人到县城，只能步行。

“我们沿铁路走。”大我7岁的哥哥此刻像个胸有成竹的大人，不由我对他刮目相看。

铁路就在村子边儿上，我们兴高采

烈地跳着，走着，想到很快就和爸爸妈妈欢聚一堂，真让人兴奋。忘记了肚子饿，路边的草绿得逼人眼，虫子在草丛里演奏着大合唱。

不知走了多久，夜幕“哗”地就滑落下来，我和哥哥已经看不见彼此的脸，却明白两个人此刻一样恐惧不安——在这条杳无人迹的铁路线上，就只剩下我俩脚踩在石子路基上的“嚓嚓”声了。

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单感冷风一样袭过全身，我牵着哥哥的手，第一次发现有个哥哥真好！在漆黑中摸索着前行，脑子里只有脚下的路，只感觉到哥哥攥着我手的那种踏实。

远处终于传来狗儿扯着嗓子长啸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那声音就是福音，那声音告诉我们：附近有村子。有村子就有人，有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埋头走了许久的路，终于看到街灯了，看到爸爸工厂的轮廓了，走近了，已经和认识我们的门卫打过招呼了。

可是，爸爸宿舍的门紧闭着，没有一丝灯光。哥哥去敲隔壁人家的门，开门的阿姨认识我们，看到两个疲惫不堪的孩子站在那里，惊讶地问：“你们两个是自己从老家走来的？没碰见你们爸妈？天哪，你们爸妈怕你们晚上吃不上饭，早一块儿回去了！”这话简直就是一

声炸雷：还有比我们更倒霉的小孩吗？

哥哥固执地坚持不在阿姨家吃饭，我虽饥肠辘辘，却不敢开口，怕惹哥哥生气。怎么办？我已经忘记了哥哥只有12岁——他居然决定用书包里藏着的一把小刀撬开门锁。为了顺利实施计划，哥哥哄骗阿姨说到亲戚家去住。阿姨相信了，目送我们离开才关上门。然后，哥哥牵着我的手，悄悄溜回来。他先试着撬了一会儿，行不通。于是，他决定在暗锁边上挖一个洞，他断定只要能伸进手指进去，门就能扭开了。小小的水果刀一点一点地撬起门板上的木屑，刚开始我还目不转睛地看哥哥奋力地“工作”，不知不觉，竟坐在地上睡过去了。

不知睡了多久，恍惚间，仿佛很远的地方传来哥哥的声音：“小妹，醒醒啊，我把爸爸的门捅开了，瞧，有白面馒头啊，快吃一个再睡。”

“不！我要睡觉……”等我醒来，睁开眼，立刻又合上了——被强烈的阳光刺痛了眼睛。当我转过头，再次睁开眼睛，看见几步远的地方，爸爸妈妈和哥哥正围着圆桌吃饭，听见我的动静，三个人同时把头转向我。几束目光和窗外那束阳光一起投向我，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都融化了。“妈，我快饿死啦！”我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
“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
本地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联系电话：
13938039936